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首先，不嫌「錦上添花」，也得跟風為李導鼓掌再鼓掌，儘管各地評論酸甜苦辣五味紛陳，當中還夾上什麼美國台灣的葡萄；也儘管剛毅木訥的李安說了多少謙恭話，我眼中看到和感覺到的，始終還是黃皮膚中國人的智慧。

去年底曾經在專欄「小說和電影都好看」一文裡，除了欣賞原著，也跟大多數影評人一樣看好《少年π的奇幻漂流》，認為這才是真正偉大的電影，尤其是改編原著而又最能忠於原著的電影；忠於原著而又見自己風格的大導演，李安不失為第一人，多少大導演不是為了表現自己比作者更有才華而改到原著面目全非，弄到吃力不討好！

何以偏偏不選他

奧斯卡未揭曉前，我們期望李安能坐穩最佳導演寶座之外，同時也期望帥氣的蘇瑞吉沙瑪阿三獲得最佳男主角獎，（請翻看阿三製作特輯，蘇瑞吉沙瑪的優雅文化氣質，比一比他同輩其他地方演員，就知到這個印度小生多可愛！）可惜除了得到最佳導演獎以及最佳攝影、最佳視角效果和配樂外，男主角沒有獎項，甚至傳媒也鮮有提起他。雖然李安表示滿意，但我們身邊幾個「阿三」粉絲，還是有點意見。

飾演林肯的丹尼爾戴路易斯，片中多了劇情需要的內心戲，獲得評判慣性高分，已是無可置疑的傳統標準，其實大多傳記主角雖然性格有別，內心演技都大同小異，已是幾十年來脫不了經典模式，大不了在主角外型酷肖林肯和政治因素加分罷了。

可是百分百新人的印度少年阿三蘇瑞吉沙瑪，正因為從未有過演戲經驗，他的陽光帥氣就不止給人帶來外表新鮮感，而且與老虎相處時恰如其分的內心表情，根本就已勝過老演員的公式油條演技。新人不一定漂亮年輕就討好，第一部《吸血新世紀》的Robert Pattinson，海報多麼魅力攝人，可是銀幕上表現何其生硬，而蘇瑞吉沙瑪則何其靈氣飛揚！

琴台聚客

孫浩浩

在二月底，我做了一個非常殘忍的決定，就是我没有讓劇組內的一位見習編劇通過試用期，於是在二月底完成了整個試用期後，就要離開公司，告別他的人生中短暫的電視生涯。有同事問我，他真的如此不濟嗎？我不清楚其他見習編劇在各個劇組中的表現如何，但我觀察了一段日子，他的表現確實不如理想。我不想勉強把他留下來，給他他不切實際的假象，蹉跎歲月，畢竟青春有限。

見習生涯

我對見習編劇有兩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表達力及領悟力。我常鼓勵新晉編劇要多主動講橋，有甚麼想法，即使是未成熟的，也不妨說出來。新人的好處是他們通常會較為天馬行空，沒有規範，不會被過往經驗所限制，即使不可行，但至少都能給我們這班老鬼在思維上帶來一點新刺激。可惜，他們往往都很少開聲，怕被Be橋。我也明白初初當編劇的，不是個個都跟我們一樣，經過長期訓練，面皮成尺厚，怕開聲、怕被Be橋，也是人之常情。

表達力不止在言語上，同時也包括文字的表達。編劇經過文字處理，透過劇本來講故事，然後再讓導演及演員把整個故事演繹出來，導演及演員通常都不了解參與我們故事的創作部分，他們只能單看劇本不懂得故事，所以作為編劇，未必一定要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及技巧，但就一定要有好的文字表達能力。對於新的編劇，若不主動講橋，就等同失去了表達力，那就惟有寄望有較佳的領悟力，以彌補不足。編劇需好好聽著我們每天所討論的橋段，對劇中的情節

海闊天空

蘇狄嘉

自從母親離世，沒有了傳統牽掛，過去十年都沒有在香港度春節，大部分時間都是獨個兒在日本的某個角落賞雪浸溫泉。

癸巳蛇年決定不做孤獨精，告別冰雪溫泉，南下正是盛夏的澳洲，來趟省親之旅，先到墨爾本探訪剛搬新居的妹妹，再飛悉尼向已落地生根袋鼠國的四叔父及三舅父拜年，當然，也不會錯過兩地名聲日隆的美食。妹妹是大學教授，為人敦厚樸實，對美食美食毫無興趣，亦沒有研究，但卻是一個精打細算的旅遊愛好者，特別策劃了一個我嚮往已久的中澳洲大旅行，探訪紅色沙漠及當中最寶貴的資產——石頭。

紅色沙漠之旅

精打細算的旅遊家當然會事前做足資料搜集，比較機票、酒店住宿、行程安排，然後敲定一個最高性價比的旅程方案。如此這般，一個五天四夜、包含兩程內陸航班、四晚五星級酒店住宿、豪華旅遊巴士接送、專業導遊帶領參觀愛麗斯泉Alice Springs、皇帝峽谷Kings Canyon等澳洲中部紅色沙漠著名景點，每人消費約一千五百澳元（連膳食）的行程，由是開展。

出任義務領隊的妹妹，事前已提供充分旅遊警示，雖然已盡量作最好的安排，但這次並非優悠美食之旅，而是一趟需求體力與耐力的旅程，每天凌晨四時出發，每程最少二至三小時的攀登或步行，攀山鞋及兩公升儲水瓶是最基本的配備裝置。

一行四人，包括領隊妹妹、團員則有妹妹、未滿九歲的小姪姪和我，在年廿八踏上紅色沙漠的征途……

有充分了解，明白每一場戲、每個情節的重點所在，之後才能寫出優秀的劇本。有時，當大家一起討論起某套電影或電視劇時，如果無法說出當中較好看之處，可能不只是表達力的問題，有時或許會是領悟的問題，這是對戲劇的觸覺。

除了表達力及領悟力之外，動力是另一個我對新編劇非常重視的要求。記得以前在舊公司跟一位製作部高層討論過招聘新人的問題，我滿以為請新人最重要當然是有戲劇觸覺，殊不知他告訴我，他請人首先要看對方是否夠動力及懂得。我再問他，假若對方十分動力又懂得，但幹了幾年之後，才被發現根本沒有戲劇觸覺，那豈不是很可憐？他聳聳肩地回答我：「那亦沒有辦法。」

除非你天分奇高，否則動力確實是必須的。而所謂的動力亦不單指在工作上，在工作的小八小時以外，也需要動力多看戲，甚至日常的報章、雜誌、小說、網上資料，因為這些全都是靈感的來源。我們常說編劇是廿四小時的，吃飯也可以觀察人生，乘巴士可以聽聽旁邊的師奶，學生是如何講說話的，即使跟男女朋友拍拖吵架，也可能是種體驗。

如果以上幾項也不能符合的，亦無需感到沮喪和失望。我真心得得天生我才必有用，可能你的專長不在這方面而已。喜歡戲劇的，可以用為我們的觀眾，不一定要晉身電視行，任職編劇或導演的。我經常舉我其中一位家庭成員為例，雖然身為大學講師，但每當討論電視劇的劇情時，根本與一名屋邨師奶無異，因為他的專長只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各方的才能與一般人並沒多大分別。只要找到自己的強項，發揮得好，一樣可以踏上成功之路。



■史懷哲 網上圖片

個溫馨的大家庭，各自的生命都得到了尊重。

一天，史懷哲乘船去出診。小汽船在非洲美麗的河流上航行，他對著河水默默沉思。看著夕陽西下時分河馬母子情深的場景，突然一個思想火花閃亮在他的腦海：世界之所以如此美麗，就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有着平等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從一隻河馬到一隻螞蟥，從一隻猴子到一朵野花，從一隻小貓到一隻塘鵝，從白人到黑人，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無故傷害其他生命。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不應該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而應該是和諧相處的關係。

由此，史懷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敬畏生命」的人。他以此思想為核心寫作的《文明的哲學》，否定了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宣揚了生命平等的哲學。100年來，這個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成為生態環保主義、動物保護主義的思想源頭。

在非洲那個物種無限豐富的動植物王國中，整日奔波勞碌的博士卻連一隻螞蟥過路也要讓開，一朵野花也要呵護，主張絕不無故傷害任何生命。連那些醫院收養的猴子、野豬、塘鵝、小貓小狗等小動物，都受到了家庭一員的善待。史懷哲說：「我的生命對我來說，充滿了意義，我身邊的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有無界限的道德觀，包括對動物也一樣。」

令人沉思的是，史懷哲的敬畏生命理念，並非僅僅指不傷害生命的肌體，也指不傷害人的心靈。他說：「一個人不應該探究他人的本質，分析他人不能算是高尚的行為。因為人不僅僅在著肉體上的羞恥，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羞恥。我們應該尊重它。靈魂有自己的殼，我們不應該剝開。」尊重心靈隱私的理念，奠定了人際關係的道德倫理。

史懷哲的故事

史懷哲，是個對世界來說並不陌生的名字，他象徵着慈善與奉獻。

100年前的一個春天，1913年4月13日，出生在法國阿爾薩斯的阿爾伯特·史懷哲從歐洲遠渡重洋，踏上了非洲剛果加蓬的蘭巴托，他在那兒建立了一所醫院，專門為黑人治病。

與那個時代很多中國文人改醫從文不同，史懷哲在已有了哲學博士、神學博士兩個學位之後，卻在29歲那年決定改行學醫；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去非洲為黑人治病，為此，他足足花了八年時間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作為傳教士的兒子，史懷哲從小就沾染了宗教的悲憫精神，他為在迫害中沉默的猶太人感動，為一尊著名的黑人雕像所表現的深刻憂傷而震撼。那是著名雕塑家巴托爾迪的作品，正是這尊雕像讓史懷哲開始關注黑人的命運，激勵了他一生的事業。

一天，他偶然讀到一本巴黎傳教會的雜誌，得知非洲剛果加蓬的黑人正在貧困與疾病中掙扎。黑人被昏睡病、潰瘍、傷寒、麻風病等疾病折磨着，而方圓幾百里卻沒有一名醫生。在放下雜誌的那個瞬間，史懷哲就決定了自己畢生的目標——去非洲志願行醫，讓黑人兄弟擺脫病痛的折磨。這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1965年他以90歲高齡靜靜安息在蘭巴托醫院旁簡樸的墓地中。

為了給非洲兄弟治病，史懷哲放棄了享受知識與藝術的樂趣，放棄了獨立的經濟地位，終生靠資助為生。為了不斷地籌款以及籌集藥品、食物、日常用品等繁雜事務，他常要在歐洲與非洲之間奔波，卻從來只乘三等車廂。他的一身黑色禮服穿了一輩子，就是1952年去領取諾貝爾和平獎那年，穿的依然是這身禮服。食品困難時期，史懷哲把自己每天的牛奶省下來給一位病弱的老婦人喝，因為他覺得病人更需要營養。史懷哲終

生只與醫院志願者一起，吃最簡單的食物。

為了激勵黑人參與擴建醫院的志願勞動，他幾十年如一日與黑人一起幹活兒；就是在80多歲的高齡時，依然在非洲的烈日下與黑人一起蓋房子。他在醫院的角色，既是醫生，也是建築師、園藝師、工匠、農夫、泥水匠、工頭……

史懷哲不僅沒有從三個博士頭銜中撈取錦衣玉食以及光鮮的上流社會地位，甚至畢生幾乎連休假的機會都沒有；就是後來那所叢林醫院名滿天下，他去美國及歐洲演講和舉辦演奏會，目的也還是為那個總需要擴建的醫院籌款，再籌款。在腦體結合的勞動中把知識運用得如此淋漓盡致，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知識分子能與史懷哲相比，而他卻不承認自己是知識分子。

史懷哲在非洲生活，就是白天忙於為黑人治病，建造醫院，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作哲學著作，彈奏風琴；禮拜日，則為人們布道。神學、哲學、醫學、音樂幾位一體的知識體系，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讓他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在史懷哲的努力下，醫院從一個簡陋的雞舍起家，變成一所能容納幾百名病人住院的醫院，醫院中有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醫生志願者，很多因病痛瀕臨絕望的黑人得到了免費救治。那時醫院就建立了麻風病區，黑人麻風病人從悲慘的被遺棄者，變為被細心照料的、有尊嚴的人。為了感謝醫院的救命之恩，治癒的麻風病人們在博士的住所前載歌載舞。

史懷哲不僅治病，也引導黑人走出迷信與偏見。當時那裡的黑人靠天吃飯，種族隔離，互不信任，在叢林法則中自生自滅。史懷哲以無限的愛心給黑人的心田注入了愛，也注入了感恩之心，引導黑人兄弟走出混沌。雖然在很長的一段年月中醫院的條件都非常艱苦，可是在那兒，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植物卻和諧相處，就像一

苦鳳鶯憐

苦命的接班人有鄧麗君，有王祖賢，有湯蘭花，個個在本業都享盛名，迄今有些已逝，有些仍然在世，但都是在婚姻面前欠卻臨門一腳，散局而終，令人嘆息。鄧麗君四十二歲而終，傳過三次婚訊，十八歲

杜亦有道

阿杜

有些藝者似乎是「苦命格」，命中注定終生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難享夫婦兒女團聚之福氣，這些「命苦」的不幸者似乎可以編成一個族譜，今日在此寫出一些來，望能由明白安慰一下某些不幸女性朋友，要她們明自到生命一切最好順其自然，別怨什麼命苦命舛。

命舛命硬之藝界師姐級人物是周璇，自幼成名大紅，從上海到香港都是一級紅星，但愛情坎坷遇人不淑，生平積蓄給長男，最後精神錯亂返上海鬱鬱而終。這個中國流行曲第一代歌后，可說是真正命苦。

苦命的接班人有鄧麗君，有王祖賢，有湯蘭花，個個在本業都享盛名，迄今有些已逝，有些仍然在世，但都是在婚姻面前欠卻臨門一腳，散局而終，令人嘆息。鄧麗君四十二歲而終，傳過三次婚訊，十八歲

隨想國興

兒子忽然問我，什麼是丈八金剛。丈八金剛我聽過，但丈八金剛我卻未曾聽過。丈八這兩個字只有小時候聽電台說書時，好像說張飛拿的是長矛丈八槍。那個時候，長矛丈八槍到底有多長也不知道。現在就知道嗎？原來也不。

丈二金剛

我想兒子要問的，大概是丈二金剛的歌後語：摸不着頭腦。不過，摸不着頭腦的丈二金剛到底有多高？古時候的度量制十尺是一丈，但丈還有其他的尺寸嗎？翻了一本書，查到講丈夫的來源的，說古時候的一丈，約等於七尺，而古代選擇女婿時，都希望找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才能保護家室和有氣力耕種。所以古代叫丈女婿的男人稱為丈夫。

那麼，古代七尺是怎樣的多少？書中說那時的一尺約相當現代的六寸多。而現代的寸是三點三厘米，那麼六寸多約等於二十厘米，乘以七也只不過一百四十厘米，有那麼矮嗎？假如十尺是一丈，就等於二百厘米，有那麼高嗎？所以，愈查我就愈迷糊了，真是如兒子的問題那樣，不管是丈八還是丈二金剛，都摸不着頭腦了。

我又想，既然古代的妻子稱自己的老公是丈夫，那麼為何妻子的母親叫丈母或丈母娘呢？按字面解釋，不是應該倒過來，把丈夫的母親叫作丈母（丈夫之母）才對嗎？這還不奇怪，古人還有將父執輩的妻子，叫做丈母的。如果那是女方的父親，那就是現代的丈母娘沒錯，但是男性友人父親的妻子，也叫做丈母，你說奇怪不奇怪。

說起古代，原來以前的子女都稱為子，男的叫做丈夫子，女的叫做女子子。聽起來，好像男孩是丈夫生的，女孩卻是妻子生的，也很奇怪吧？那麼把女子叫做丈夫女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不過這三個字以前是用來形容有英雄氣概的女子的。看到這裡，大家明白了丈的意義和丈有多長多高了嗎？如果沒有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請教教我。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總覺得彭浩翔是一位容易被誤讀的人，他的電影主角也常這樣自嘲。沒想到他因為一篇別人對其作品的「藝評」惹爭議間接成為新聞人物，而那部被批評的電影再獲熱捧，誠如他一篇小說《大頭阿慧》的故事結局一樣，也誠如他風格化的電影結局般：事情往往出人意料。

說說彭浩翔

彭浩翔是典型的香港「七十後」導演，算是「喝着電影奶水」長大的人。承襲「五、六十後」人的「載道精神」，又不無「十、九十後」的「靈巧智慧」；他跟「六十後」的陳可辛有點相似，或者說，跟許多生活在商業社會中的香港人相似——左手賺銀紙，右手講理想（或興趣，他會滿足市場，但不會簡單的迎合。這是我閱其作品兼訪讀其人後的印象，尤其是小說作品。

我於零七年初曾編輯過他的處女作——小小說集《破事兒》，雖然是十年舊作重出，期間雙方花了不少時間溝通，有個細節令我印象深刻。因為有篇小說引用一個新聞實例，跟事實有些出入，我建議稍作修訂，他居然為那一百字反覆推敲文字，更叫助手去翻資料查證。

在這之後，我專門到租賃店借回他的所有電影仔細欣賞，喜見驚異和風格，不下於初閱那本《破爛小書》——該書後在北京出版時，他在序言中的「自嘲語」。

《破事兒》零七年底改編成同名電影時，我時為《信報》寫系列專訪，再找他談創作，以題為《瑣碎哲理》寫道：「彭浩翔不少電影正如其片名，也正如導演自白，都是一些平常小事，他卻以不動聲色的抽離手法呈現觀眾面前，藉此道破生命中的奇妙和詭異，令人哭笑不得……」其作品集黑色幽默、恐怖、離奇荒誕與警匪等元素，嘲諷別人，又自嘲自諷。

我後來看他的《志明和春嬌》系列是在深圳女友家裡，跟她那位深大學生兒子和我的大學生女兒一起看，再跟兩位身份抽離的年輕人通霄討論，我們的理性分析令他們卻感欣慰，同時啟發他們的多角度理解。至於那部開關義講「低俗」的《低俗喜劇》，我錯過了公映機會，卻在最近品讀，那是另一個話題。